

孟昭瑞 著

# 親歷震撼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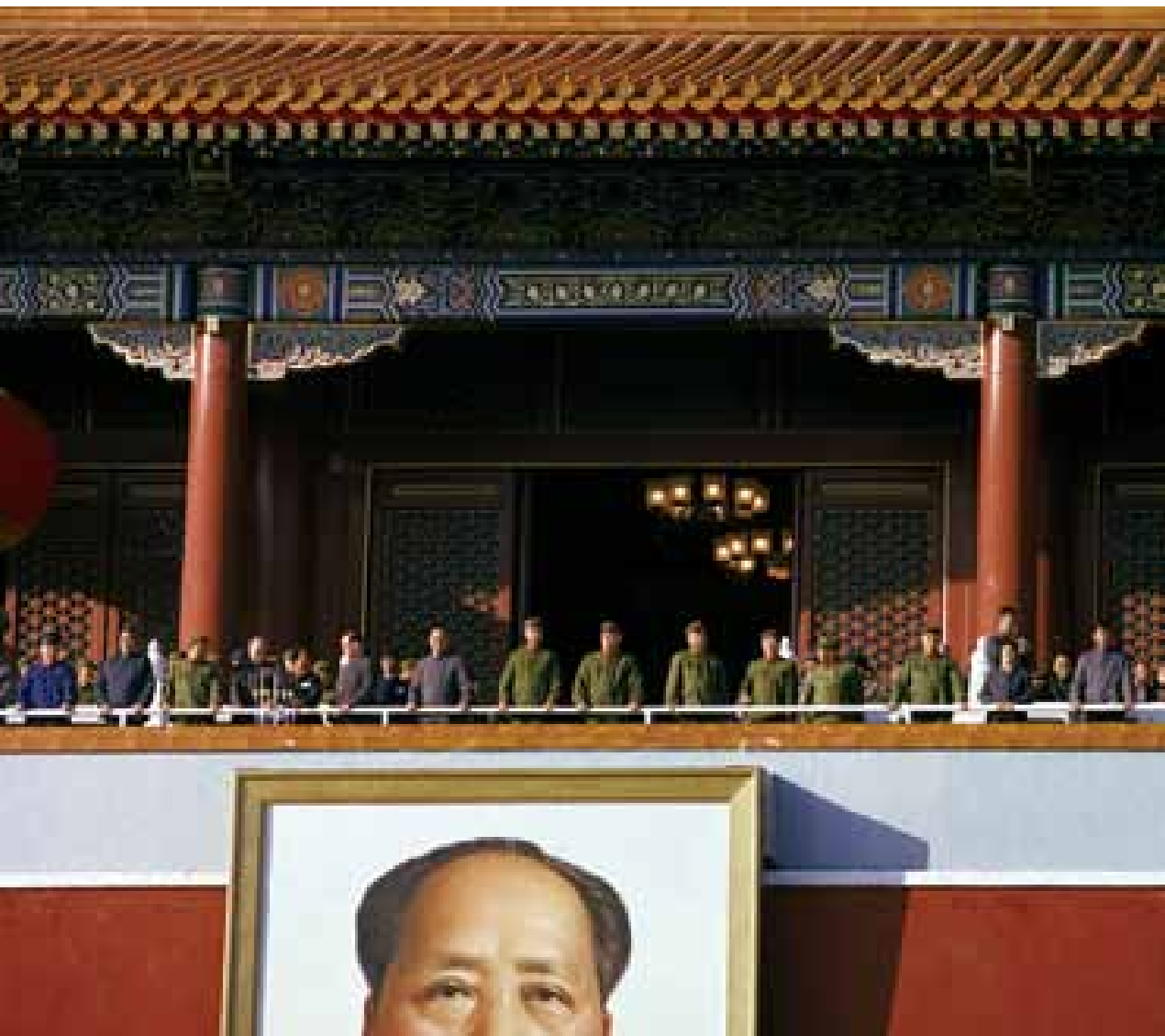
老記者鏡頭下的  
紅色中國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http://www.hkopenpage.com)



1949 年 2 月 3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



1976 年 10 月 24 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與人民群眾歡慶粉碎“四人幫”。

## 導語

1930 年 8 月，我出生於河北唐山的一個鐵路工人家庭。1941 年，我隨父母遷居張家口。張家口曾經是晉察冀邊區的首府，少年時代，我就受到革命熱情的熏染，所以我在 1946 年正讀初二的時候，響應晉察冀邊區政府參軍參戰的號召，加入了革命隊伍。1948 年，我初中畢業正趕上華北軍區辦攝影學習班，於是積極申請參加。在軍區政治部學了兩個多月，主要是了解一些攝影方面的基本知識，親自動手實習的機會很少。學習完畢，我就被分配到華北軍區晉察冀畫報社，也就是現在的解放軍畫報社，當了一名攝影記者。幸運的是，我遇上了一個社會大變遷的時代。解放軍北平入城式、天安門廣場改造、新政協會議到開國大典以及新中國成立後一系列重大事件幾乎都被我的鏡頭記錄了下來，我為此感到自豪、驕傲和幸福。

# 目 錄

## 第一章 隨軍進北平



## 第二章 記錄新政協



## 第三章 置身開國大典



## 第四章 在朝鮮戰場上



## 第五章 蒸騰的蘑菇雲、閃亮的星



## 第六章 見證非常歲月



## 第七章 親歷“世紀大審判”



第一章

隨軍進北平





1949 年 2 月 3 日，北平工人隊伍夾道歡迎解放軍入城。



1949 年 2 月 3 日，人民解放軍騎兵出現在市民中，引來一片歡呼聲。



1966 年 9 月 15 日，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接見傅作義將軍。他們身後是李四光先生。



1979 年 1 月 28 日，三任前北京市市長葉劍英、聶榮臻、彭真在人民大會堂。

我使用的兩架相機都是德國製造的，一架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萊卡 M2 相機、一架是摺疊式 120 拍十六張的相機。我當時暗自下定決心：一定要拍好“北平入城式”，記錄北平的新生。

我是在解放戰爭節節勝利之際開始從事部隊攝影工作的，工作不久就有幸參加了平津戰役的採訪。1948 年底，我冒著凜冽的寒風，趴在顛簸的炮車上，胸懷革命理想和信念，到了平津前線指揮部。當時人民解放軍正與傅作義將軍和平談判，不久，雙方達成協議。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解放了。1949 年 2 月 3 日，人民解放軍舉行了規模盛大的入城式，我拍下了許多北平市民歡迎解放軍的動人場景。

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說過：“北平入城式是兩年半戰爭的總結；北平解放是全國打出來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軍的入城式。”

1949 年剛剛過完元旦，在華北軍區政治部所在地——石家莊遠郊的一個偏僻山村，我榮幸地接受了一項緊急任務：火速趕到前線參加採訪解放北平的戰鬥。因交通不便，只好急行軍數十里到了石家莊，又從那裡搭乘部隊運送彈藥的卡車去前線。運炮彈的車高低不平，既不能坐，也不能站，只能趴在上面，懷裡還抱著“武器”——兩架寶貴的相機；也沒有棉手套，雙手緊緊拽著捆綁彈藥的粗繩，生怕掉下去。當時，正值隆冬季節，凜冽的西北風打在身上刺骨地疼痛，但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快點開到平津前線參加戰鬥。一路上戰爭氣氛很濃，空中有國民黨的飛機盤旋轟炸，地上槍聲不斷。經過一晝夜的艱險行程終於抵達北平東郊通縣的宋莊，這裡就是華北野戰軍和東北野戰軍聯合作戰指揮部所在地。

當時，解放北平有兩種可能：一是和平解放，保住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保住古老文明的歷史皇城；二是和談可能破裂，實在不行只

有打，將北平打個稀巴爛，這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我們記者天天關注著談判的進程，一直耐心地等待著

局勢在不斷變化，淮海戰役勝利結束，人民解放軍殲滅國民黨軍隊五十五萬多人，傅作義部由陸上南逃之路已被切斷。同時，東北野戰軍於1月15日迅速解放了天津，十三萬守敵全部被殲，天津警備區司令陳長捷被俘。這使尚在猶豫的傅作義將軍受到了致命的打擊，突圍南逃的幻想徹底破滅

1949年的春節是1月29日，準備參加攻打北平的記者們在通縣的宋莊度過了一個儉樸、歡快的節日，大家吃著花生、喝著白開水，以勝利的歌聲迎接北平和平解放的到來。聯歡會開始，第四野戰軍政治部宣傳部長蕭向榮將軍（也是平津前線指揮部新聞發言人）首先講話：“告訴同志們一個好消息，我軍同國民黨傅作義將軍達成了協議，和平解放北平，1月31日開始生效。”頓時，會場上掌聲不斷，記者們互相祝賀著。當夜，我仔細地檢查了相機，光圈、快門、焦距等都很好，膠捲也裝上了，這才放心。我使用的兩架相機都是德國製造的，一架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萊卡M2相機、一架是摺疊式120拍十六張的相機。我當時暗自下定決心：一定要拍好“北平入城式”，記錄北平的新生。

1月31日那天上午，我們乘著一輛繳獲的美式吉普車，提前進入北平永定門至前門大街觀察採訪拍攝的地形和路線。“一唱雄雞天下白”，傅作義將軍順應民心，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毅然率部起義，為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1949年2月3日上午十時，人民解放軍舉行了莊嚴隆重的入城式，通過永定門進入了珠市口—前門大街。兩旁男女老少手持五顏六色的小旗，人人笑逐顏開，個個揚眉吐氣；商店敞開大門，到處貼著歡迎人民解放軍的標語。參加入城式的解放軍以三輛立著毛主席、朱總司令肖像的裝甲彩車和軍樂隊為前導，首先開進永定門，夾道歡迎的人群裡爆發出陣陣歡呼聲和口號聲，緊跟其後的是牽引著榴彈炮的卡車。炮兵隊伍的出現讓每一個人振奮，激起歡樂的高潮。清華大學的學生們紛紛爬上坦克，把事先寫好的標語貼在

坦克上、重型榴彈炮的炮筒上：“熱烈歡迎解放軍！”“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毛主席萬歲！”“朱總司令萬歲！”入城部隊行進到正陽門和北平前門火車站一帶，而後從那裡直接轉向東交民巷使館區。這裡，在舊中國是帝國主義的天地，是中國國土上的“國中之國”，中國的軍警不得進入。而今，北平解放了，中國人民任人宰割欺凌的時代，和舊社會一樣，一去不復返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從這裡昂首闊步通過，宣告了帝國主義主宰中國的美夢徹底破滅。

北平市民在城門前歡迎人民解放軍入城，成群結隊的工人、學生、市民，天剛亮就來到了前門大街；八千多名鐵路職工趕到前門車站；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現北京大學）的兩千多名師生，頭天晚上就從城外趕進城裡。由華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莊來到北平的各民主黨派人士楚圖南、吳、胡愈之、周建人等，訪問華北人民政府回北京的各大學教授費孝通、雷潔瓊、張東蓀等，由清華、燕京兩大學入城的教授錢偉長、張奈荃、屠守鐸等，都加入到歡迎的行列。北平沸騰了！

**我們身穿的是國民黨軍服，只有胸章標示著自己人民解放軍的身份，非走近根本分不清。進入北平城區時，我們發現雖然仍在喜慶的春節裡，但不少老百姓卻愁容滿面。**

當時執行北平和平協議的最初行動就是防務交接。但 1949 年的 1 月 29 日正值中國傳統的春節，為了使飽受戰亂之苦的北平人民能過一個安樂祥和的新年，雙方的防務交接不得不推遲。

即使如此，平津前線司令部仍電令四十一軍，要一個師提前進行準備，以便隨時進城與傅作義部進行防務交接。軍裡接電後，當即研究決定由政委莫文驊率一二一師先期入城與傅部交接。

據原東野四縱新華社戰地記者楚汜和王健漢兩位老人回憶說，入

城之前全軍按照上級規定的一系列嚴格要求進行了檢查。比如，平時說話是否和善，群眾關係處理得好不好，服裝是否整潔，婦女觀是否正確（平時是否有不尊重婦女的行為或思想）等等。凡有一條不符合要求的，就不准先行入城。

1949年1月31日，即農曆正月初三，一二一師接到了進城的命令。全師按照預定方案，在莫文驊率領下，自西直門進入北平。因此，莫文驊被稱為“走進北平的第一位將軍”。

入城時，部隊排成三十六排。進城的卡車上架著高音喇叭。隊列之前，有北平青年學生跳大秧歌。到處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聲。這使戰士們既驚奇又興奮，想不到在北平這樣的敵佔區，會和解放區一樣流行這首歌。

那天一早，全副美械裝備的解放軍部隊浩浩蕩蕩地開到了西直門城樓下，城門內外也聚滿了各界群眾。可是城門卻遲遲不見打開。僵持足足有幾個時辰之後，城門雖然打開了，但守衛城門的傅部士兵仍沒有絲毫交接城門的意思。僵局並沒有徹底解決，劍拔弩張的氣氛仍在持續。解放軍架起了輕重機槍後，對著城樓大喊：“交出城門！”對方並不退讓：“我們沒有接到上邊的命令，不能交！”城裡二十多萬守軍都放下了武器出城接受了改編，為甚麼這個城樓就拒不交接呢？

既然雙方都互不相讓，而且交涉也沒有結果，莫文驊很清楚不能因為這樣的小插曲擾亂順利交接，他只得驅車前往東交民巷，找來隨傳作義的談判代表一起進城的軍管會副主任陶鑄商討對策。

陶鑄聽了莫文驊說的情況，立即向傅方交涉。對方的答覆是：“因為忙亂，確實忘了通知西城門的官兵進行交接。”

另有記載，一個戴著眼鏡、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上來，對莫文驊說：“長官不要著急，解放軍在東交民巷有談判代表，找談判代表去。”年輕人很熱情地跳上車給莫文驊帶路。

等莫文驊返回西直門時，只見城門大開，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已換成了人民解放軍的軍旗在城樓上隨風飄揚。顯然，警衛西直門的士兵已經接到上級執行交接的命令。

第四縱隊進城時，每名戰士的胸前都縫上了白底胸牌，上面是“平警”兩字。告知市民“我們是北平警備部隊，負責維護全城治安”。同時也是給破壞分子以震懾。

就在1月31日這一天，我和齊觀山（東北畫報記者）也從通縣乘坐了一輛繳獲的美式吉普車開進北平城，提前考察拍攝北平入城式的地形和路線。

我們身穿的是國民黨軍服，只有胸章標示著自己人民解放軍的身份，非走近根本分不清。進入北平城區時，我們發現雖然仍在喜慶的春節裡，但不少老百姓卻愁容滿面。原來，他們還不知道北平已經和平解放，仍害怕會打仗。於是，我對他們說：“大家還不知道吧？解放軍和傅作義將軍已經簽訂和平協議了，北平再不會打仗了。”起初，大家還將信將疑，我們就現身說法：“我們穿的是國民黨軍服，但你們看看我們的胸章，我們就是人民解放軍。你們看我們的相機，就是用來拍攝幾天後解放軍進城場面的。如果不達成和平協議，我們怎麼能帶著相機進來？”

“真的嗎？”有人將信將疑地問。

“我們人民解放軍就是來解放大家，保證大家都能過上和平生活。今天，西郊那邊就已經開始交接防務了，傅作義的部隊出城去，我們解放軍的部隊進城來。”大家聽後，莫不興高采烈，主動要為我們引路。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仍記得。我們來到珠市口，走上一家商店的二樓尋找拍攝地點，店主不僅熱情地迎接我們，還在前面指點著，邊走邊說：“樓梯狹窄，小心碰頭。”

四十一軍完成北平的防務交接後，平津前線司令部和北平市軍管會決定舉行入城式。

我們拍攝要先勘察路線，舉行入城式當然也要先確定路線。實際上，幾乎是北平和平協議簽訂的同一天，平津前線司令部即確定了劉亞樓為入城式總指揮，並在通縣宋家莊召開了動員會議，決定東北野戰軍第四縱隊一個師和特種兵的六個團參加入城式。時任東北野戰軍

特種兵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的蘇進，領受組織特種兵入城的任務後，即帶領炮兵第二指揮所的摩托化炮兵第四、第五、第六團，高炮第一團，坦克團和裝甲車團，開赴南苑機場集中進行入城式隊形訓練。當時，戰士們剛剛走下戰場，血、水、汗、泥浸透了棉軍衣，因此必須清洗、修補，並搞好個人衛生。車炮也剛從戰場上下來，濺滿泥土，必須刷洗乾淨，讓它們煥然一新。戰士們白天排練隊形，晚上則清洗、修補棉軍衣，檢修、擦拭車輛火炮。

為了確定部隊行進路線，他們先進行圖上作業。隨後，又確定由炮四團團長徐昭、裝甲團團長丁鐵石帶兩台車進城勘察。重點勘察美國等外國使館所在的東交民巷可否通行炮車，平津前線司令部特別要求，參加入城式的部隊必須經過東交民巷。

1月31日下午，蘇進親自帶領五人，分乘一輛吉普和一輛中卡，再度進城勘察行進路線。他們由永定門、前門進城，經東交民巷到東單、東四，轉地安門大街到西四、西單、宣武門，再一直南行到廣安門出城，最終返回南苑駐地。兩次勘察完畢之後，蘇進將勘察結果電話彙報給劉亞樓參謀長，並由徐昭、王岳石兩位團長起草了關於行進路線的書面報告。很快，平津前線司令部批示同意上述行進路線。

2月2日，北平市委和市軍管會正式進城辦公，這也為舉行入城式準備了組織基礎。

當時北平的地下黨有三千多人，這些人都投入到動員各界迎接解放軍入城的活動中。其中各大學的年輕學生是最積極的。當年在清華大學化學系就讀的龔育之回憶說：“清華大學宣傳隊的大隊人馬趕在2月3日以前進城，為了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式入駐北平的入城式，我們尖兵中隊，住在崇文門內一條胡同裡的匯文中學。寒冬臘月，在教室裡打地鋪，人多也不覺冷。2月3日那天早晨，同學們會聚在前門外的廣場上，引頸企望著進城的正式部隊。望著望著，排列整齊的扛著槍的步兵雄赳赳地走過來了——從前門、正陽門，轉到東交民巷，穿過東交民巷——學生和市民，也從前門轉到東交民巷，夾道歡

迎解放軍，有人還爬到坦克上。又隨著解放軍在城裡遊行，歡唱。那時我對北平的道路還不熟悉，只記得清華學生的隊伍曾經從北海的玉帶橋上走過。”

2月4日，在國會街北大四院的禮堂裡召開解放軍同北平地下黨的會師大會。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董必武、薄一波、李葆華，一個個黨政軍領導人都到台上講話或者與大家見了面。這些人的名字我們從報紙廣播中大都已經熟悉，講的甚麼卻都不記得了。“我們已經勝利了，我們不再是地下黨，而是地上黨了，完全可以到天安門廣場去開會師大會了。”這樣的豪言壯語，一直留在心裡。

## 歡迎人群中，一位女青年在衣服上寫下了三個明媚的大字——“天亮了”！

平津前線指揮部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定於2月3日在北平舉行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平入城式。

2月3日清晨，我們按照預定的時間驅車從通縣指揮部出發，提前一個小時到了部隊入城的起點永定門。

部隊一開動，我就舉起了相機。首先從永定門入城的是威武雄壯的騎兵，緊跟其後的是一輛輛十輪大卡車牽引著高大榴彈炮。最為興奮的還要屬激情澎湃的學生們。

入城式那天，我與戰友們穿的還是從戰場上繳獲的國民黨服裝，只是胸牌換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字樣，剛穿上時還覺得很不自在；但在這時面對著歡呼雀躍的人群，我全身心投入到拍攝之中，不知不覺間“不自在”已煙消雲散。

與此相應的一個細節十分有趣。1月31日解放軍入城時，幽默樸實的北平百姓雖然覺得很新鮮，看部隊也很精神，軍裝也很漂亮，美式裝備不能說不氣派，可和戰士們打交道時，總覺得他們嚴肅有餘，活潑不足，用當時他們的說法就是有點“傻乎乎”。當然，這怪不得戰